

欧阳南野先生文集

卷一 书（嘉靖己丑至甲午 内集一）

答章介庵

人之心，各有所明，各有所弊。古之圣贤亦必亲师取友，好问好察，然后能去其所弊，以适于道。助我之憾、启予之喜，孔子犹有望于其徒，而离索之久，子夏不自知其过，况吾辈乎。仆自问学以来，诚赖朋友讲习切磋，而后此心之是非、义利、公私、邪正取舍渐明，而克治渐密。故尝自念，人不可一日而不求友。

答陈盘溪

后世之学，正坐信此不及，乃自生枝节，自作艰难，以成其意见，不思吾身动静语默、行止久速、视听食息、知识思虑，莫非良知之所为，而一毫之人力无所与焉。……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恶，用智自私，是以动静语默之间，皆失其则。……故君子之学，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凿其天命耳矣。静而循其良知也，谓之致中，中非静也；动而循其良知也，谓之致和，和非动也。盖良知妙用有常，而本体不息。不息故常动，有常故常静。常静常动，故动而无动，静而无静。故凡动而无静、静而无动者，物也。良知，心之神明，妙万物者也，体用一原、动静无端者也。知此则知致知之功矣。……循良知而无所亏欠之谓致，致非有所推广增益也。循良知而无所损害之谓养，养非无所充满流动也。……动而不动于欲，则得其本体之静，非外动而别有静也。

二

古人之学，只在善利之间。后来学者，不知分善利于其心，而计较揣量于形迹文为之粗，纷纷扰扰，泛而无归。故宋儒主静之论，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。今既知得良知，更不须论动静矣。夫知者，心之神明、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。……致知也，故无感自虑，有感自直，所谓有为为应迹、明觉为自然也。是之谓静。若有意于静，其流将有是内非外、喜静厌扰、如横渠所谓累于外物者矣。

夫人者，天地之心。故万物皆我。天地一身，故格物所以致我之知，亲民所以明我之德，合内外动静之道也。

三

道之不明，正惟学不知心之良知，而伥伥然求之于外；既闻良知之说矣

，又或混于见闻知识之真妄错杂者，误认以为良知，而疑其有所未尽。不知吾心不学而能、不虑而知之本体，非见闻知识之可混，而见闻知识莫非妙用，非有真妄之可言，而真妄是非轻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。故近世学者闻而不信、信而不尽，其蔽盖在于此。

答刘道夫

所以为圣者，在乎良知之能致，而不系乎气质之所重。故学者之希圣，亦惟在乎不欺吾之良知，而不必希高慕远，谓必如何而后为良知也。

答傅石山

心之良知之谓道心，杂以私意之谓人心。知也者，致其良知于人心道心之间而不欺也；行也者，致知之功真实恳到，恒久而不已也。……苟不实致其知，则亦不足谓之知。此圣人致知之学最为紧切、所以异于后儒者也。

……并进交修……犹有二也，二则不能无先后也。若无物不实致其知，无时无物不致其知，则一而已矣。孰为知焉？孰为行焉？而何先后之可言哉？……君子无时无物不致其知，语默如是，动静如是，学问思辨无不如是，故无时非行，无物非行，而无时无物非知矣。……若谓既无私意、既无客气，而犹未能中道，窃以为无是理也。

答周陆田

君子之学，循其良知。故虽疲形饿体而非劳也，精思熟虑而非烦也，问察辨说而非聒也，清静虑澹而非寂也，何往而不心逸？何往而不日休？故学贵循其良知而动静两忘，然后为得。……于动中求静，而未能动静两忘；求良知于动静之间，而未能循良知之动静也。夫功夫本体非有二也。……良知常动常静，必何动中求静；良知常思常逸，何必别求心逸？故循其良知，之谓大公顺应，之谓居敬行简，聪明睿智，皆由此出。殊途百虑，莫非一致，尝何疏漏隳窳之足患哉！

答罗整庵先生寄困知记

……知觉与良知名同而实异。凡知视知听知言知动，皆知觉也，而未必其皆善。良知者，知恻隐，知羞恶，知恭敬，知是非，所谓本然之善也。本然之善，以知为体，不能离知而别有体。盖天性之真，明觉自然，随感而通，自有条理者也，是以谓之良知，亦谓之天理。天理者，良知之条理，良知者，天理之灵明，知觉不足以言之也。致知云者，非增广其见闻觉识之谓也，循其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知而扩充之，以极其至，不使其蔽昧亏欠、有一念之不实者。……物无方体，知无方体，格致之功亦无方体。物无穷尽，知无穷尽，格致之功亦无穷尽。日积月累，日就月将，而自有弗能已者。、故格物者，圣门笃实真切用力之地，没身而已者也。彼佛氏以事为障，以理为障，既不知所谓

格物，而其径超顿悟，又焉有积累就将之实哉？……良知至易至简，而其用至博。若孝亲敬长、仁民爱物之类，千变万化，不可胜穷，而其实，一良知而已。故简易者未尝不繁，而繁即所以为简，非有二也。……离本然之善，则别无可学可问之事；舍学问之繁，则别无至易至简之功也。读书亦问辨之一端。书也者，纪人心善恶是非之迹者也。古人善恶是非之迹，亦吾心善恶是非之迹也。……故古训非外，身心非内也；读书非先，修身非后也。

又

……教割谓，人之知识，不容有二。孟子但以不虑而知者名之曰良，非谓别有一知也。今以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为良知，知视听言动为知觉，殆如楞伽所谓真识及分别事识者。某之所闻，非谓知识有二也。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知，不离乎视听言动，而视听言动未必皆得其恻隐羞恶之本然者。故就视听言动而言，统谓之知觉，就其恻隐羞恶而言，乃见其所谓良者。知觉未可谓之性，未可谓之理。知之良者盖天性之真，明觉自然，随感而通，自有条理，乃所谓天之理也。犹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，天命气质非有二性，源头支流，非有二水。……性非知，则无以为体；知非良，则无以见性。性本善，非由外烁，故知本良，不待安排。

……教割谓，某前书随其位分，修其日履，虽云与佛氏异，然于天地万物之理，一切置之度外，更不复讲，则无以达乎一贯之妙，只缘误良知为天理，于天地万物上良知二字安着不得，不容不置之度外耳。以某所闻，实异乎是。凡所谓日履者，吾心良知之发于视听思虑，与天地人物相感应酬酢者也。夫人所以为天地之心、万物之灵者，以其良知也。故随其位分日履，大之而观天察地，通神明，育万物，小之而用天因地，制节谨度以养父母，莫非良知之用。离却天地人物，则无所谓视听思虑感应酬酢之日履，亦无所谓良知者矣。若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不讲，岂所谓随其位分修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？惟是讲天地万物之理，本皆良知之用，然人或动于私而良知有蔽昧焉。权度既差，轻重长短皆失其理矣。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，然后为穷理尽性、一以贯之之学。良知必发于视听思虑，视听思虑必交于天地人物。天地人物无穷，视听思虑亦无穷，故良知亦无穷。其所以用力者，惟在其有私无私、良与不良、致与不致之间，而实周乎天地人物，无有一处安着不得而置之度外者也。

……某非以学问思辨为后而可缓。但谓学问思辨者，学问思辨其良知耳。善读书者，开发良知之聪明而磨砢之，日精日密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，则大训古典，莫非切己；博识泛观，莫非易简。非外读书而别有尊奉其良知以从事于易简之道。然必真能于读书之际，念念无自欺而求自慊，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，乃可谓之开发磨砢、不远人以为道者，而无

先后缓急之可言也。

教割谓，有物必有则，故学必先于格。今以良知为天理，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，则道理全是人安排出，事物无复有本然之则矣。某窃意，有耳目则有聪明之德，有父子则有慈孝之心。聪明之德、慈孝之心，所谓良知也，天然自有之则也。视听而不以私意蔽其聪明，是谓致良知于耳目之间；父子而不以私意夺其慈孝，是谓致良知于父子之间。是乃循其天然之则，所谓格物致知也。天理之则，民之秉彝，故不待安排而锱铢不爽。即凡多闻多见、其阙疑阙殆、择善而从者，秉彝之知，其则不远。犹轻重长短之于尺度权衡，舍此则无所据，而不免于安排布置，非所谓不远人以为道者矣。

答陶镜峰

尊意似未免疑良知过于简易，致知涉于笼统，须有所裨补增益，然后足以尽其全。此则殆非所以论良知也。良知者，性之昭明灵觉者也。天下无性外之事，无性外之学，凡百虑殊途，无有出于良知之外者。……夫念念循其良知则无忘，念念循其良知而无毫末之加焉则无助。勿忘勿助云者，欲学者惟良知之循，必有事焉而不堕于忘助之病耳，非致知之外，犹有待于勿忘勿助以裨补增益之也。

答徐少湖 二

今之志于学者，往往多谈繁说，而于真心实地上未能着实磨砢锻炼，去偏祛蔽，故施为往往乖戾。

答周良卿

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非以至于庶务之是非、古今万变之是非，无不能知。然非必周知庶务、通达万变而后谓之良知。若通达万变而后谓之良知，则赤子安得而有之？犹之明能察色，非必尽察天下之色而后谓之明，聪能听声，非必尽听天下之声而后谓之聪。

答问五条

私意一齐放下，则良心流行不息矣。学与思，即是一齐放下的功夫。……良知是心之神明，贯乎动静者也。良知上用功，则动静自一。若动静上用功，则见良知为二，不能合一矣。

答胡仰斋

夫知良知，而后知所以致良知。良知与知识有辨。知识是良知之用，而不可以知识为良知。……夫知识必待学而能，必待虑而知。良知乃本心之真诚恻怛，不学而能、不虑而知者。而人为私意所杂，不能念念皆此良知之真诚恻怛，故须用致知之功。致知云者，去其私意之杂，使念念皆真诚恻怛而无亏欠云耳。

答柯双峰

心之本体，犹之太虚。太虚之中，无物不有，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染污。苟太虚染污一物，则非复太虚之本体，而不能为无物不有者矣。故凡富贵利达、文章事业、忻戚苦乐、一切爱憎取舍，皆足以为心体之累。

答聂双江

良知二字，就人命根上指出本体功夫，直是真切着明，谓之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则本体自然一毫人力不与焉。学者循其自然之本体而无所加损，然后为能致其良知。大学言，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，自谦而已，曷尝致纤毫之力！故曰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赤子之心，原无艰难溪径，此诚意之旨也。二……青原之会甚善，……但须常常提掇良知头脑，使诸友日就平易简实，无浮泛论议、曲折溪径，乃为有益。

答欧梦举

皆水也，其源一，而其流清浊异。清者不失其本源，浊者失其本源。虽失其本源，然不可以浊者为别一源，虽则清浊未始异源，然不可不知其源之本清也。是故不可混也，亦不可二也。良知与知识，何以异于是？良知至善者也。知识则有善有恶。不知所辨，则认知识为良知，而善恶混矣。歧而二之，则外知识以求良知，良知何从而见哉？……独知也者良知也，慎之者致知也。凡人意念之善恶，无有不自知者。善则谦，不善则不谦。虽小人之为不善无所不至，而其消沮愧悔，自有不能谦于心者。此良知之不容自欺，所谓诚为可掩者也。……程子云，天德王道，其要只在慎独。此尧舜之所以精一于人心道心之间者也。……来书云，考圣贤之经传，参事物之散殊，不过以资吾心之知识，岂藉此以收致知之全功哉？夫君子多学前言往行以畜其德，非以资知识而已也。学者诚能于事事物物之间念念毋自欺而求自谦，则凡考经传、参事物，莫非畜德之学、致知之全功。苟以资吾心之知识，则亦不得谓之致知矣。

二

夫致知格物之学，先须体认良知明白，而后有所用其力。……知良知之所以为良，则知所以致知；知所以致知则知所以格物；知所以格物则致知之功切近精实，知行合一，非若后世之广其知识见闻，使初学之士泛滥而无所归者比也。

寄何益之

意之善恶，虽小人无有不自知者。慎其独知，毋自欺而求自谦，则知至而意诚矣。

卷之二 书（嘉靖乙未至丁酉）

答王鲤塘

夫良知虽不待检点而有，而检点即良知之用。一不检点，即不用其良知矣。……大学言致知，正欲学者时时检点，毋自欺而求自谦，则举足启口，莫非良知。此颜子所以有不善未尝不知、知之未尝复行者也。

答陈明水

兄与绪子别纸谓，近时学者往往言良知本体流行，无所用力，遂至有认气习为本性者。诚然诚然。吾兄谓有以救之不若说致知功夫，不生弊端。鄙意则谓，今之认气习为本性者，正由不知良知之本体。不知良知之本体，则致知之功未有靠实可据者。故欲救其弊，须是直指良知本体之自然流行而无所用力者，使人知所以循之，然后为能实用其务，实致其知。不然却恐其以良知为所至之域，以致知为所入之途，未免歧而二之。

答邹东廓

象山先生云，千虚不博一实。有真实志念，得真实朋友切磋。又闻吾兄以惩忿窒欲为圣门第二义之语为非，某窃以为，存乎其人耳。学诚得第一义，则惩忿窒欲皆第一义也。苟落第二义，则虽无思无为，犹不免为第二义耳。

答郭中洲

承谕，良知之学，同志讲得甚明，但觉致字全无下落。某窃谓，致字无下落，即是良知讲得未明，良知果明，致字即不容无下落矣。

答杨方洲

圣人之学，莫要于慎独。独知者，即良知也。慎之也者，不欺其知以致乎其至也。……诚不自欺，则知至意诚而无所不谦，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者也。学至于诚且乐，而凡荣辱得丧之系乎外者，举不足以婴其心。

答张卿理 二

区区近约王龙溪相与箴砥砺，始知向来渗漏错误，大抵嗜欲割截不尽，真机无由活泼也。

答王心斋

君子之心，毋自欺、求自谦而已。诚求自谦，则虽困心衡虑，勉强其所不逮、究极其所未至，莫非自谦，而何至于苦？学而至于苦，只是认良知不真，非毋自欺而求自谦之功。诚非自谦之功，则虽乐其所乐，亦非良知之所以为乐者。

答李古原

夫圣人之学，不失其本心而已。心之良知之谓知，心之良能之谓行。良知良能一也，故行也者，知之真切运用；而知也者，行之明觉精察，本合一者也。知而不真切运用，是谓臆度，非本心之知；行而不明觉精察，是谓冥罔，非本心之行矣。故学以不失其心者，必尽其知行合一之功，然后能得其知行合一

之体。

答万五溪

古人之学，以自慊为主，以毋自欺为功。

答确斋兄轼

孟子之言，盖谓良知自孩提而己有，以见知之本良，非谓孩提所发无非良知，而无复不良者也。良知自孩提而己有，故人皆可用其致知之功。然自孩提所发，己有不良者矣，故人不可不用致知之功。此圣贤教学之意也。

答方三河

政学本非二事，学以求尽其心，故真诚恻怛，充周遍满。其临民也，生养安全，非以市恩，惩戒督罚，非以示威；其与人也，远而不携，迩而不褻，非以用知，恭而有礼，非以纳交，严而不怒，非以寡怨，毁誉不惊，利害不怵，非以作气，无所不尽其心而已矣。

二

古之君子视民如伤，故能爱；用财如己出，故能节；见不善而内自省，故能恕；心如太虚，利害毁誉如浮云，故能应。常应常定，动罔不当。此非戒惧谨独精一之至者，未易言也。

三

人本有真诚恻怛之心，故能修恺弟之政，而民受其福。心有不诚，则虽文章数度周详缜密，犹未免为徒法，而况未必能周详缜密者也。故君子之学，莫大于立诚。凡荣辱得丧之交错乎外而感乎其中者，如冰入汤，如云过虚，坚凝静定，无所妄动，然后为能诚。是故根心生色，尽己之性而尽人、物之性。否则种种作为，或生于荣名功利较计论量之私，心劳日拙，无以结民心而终成善治矣。

答王在庵

庄子虽未能无弊，要从自己实践中立言。吾辈因其言以求入，种种嗜欲，不全放下，终难凑泊。直须胸中打叠洁净，不著古人一语，而心心相契，乃是吾辈真实命根。此孔子所以欲无言者也。近觉学之不进，皆由谈说想像，靡费实践功夫。每一思之，真是耳热汗下！

寄彭季山 二

吾辈今日之学……从洁净心地上专精毕力，由本达枝，自有根心生色、不言而喻之盛。则凡语言文字，莫非实理；知识闻见，莫非实得。不然，恐未免沾泥带水也。

寄何善山黄洛村 近得龙溪同宿数时，顿觉旧习之非。大抵此心未到澄莹精纯，便起种种作用言说，认为真机活泼，不知里许尽是安排布置，种种作用

皆为粉饰；种种言说皆为戏论。今须直下了彻，始有进步处也。龙溪直是学问透彻，直是善锻炼人，相与切磋，直是心心相契，更无许多逢迎迁就门面摺数，诚吾辈所不及！

答敖纯之

往时相聚，未尝直从心地真切砥砺，拔去私邪，而徒口吻谈说，未有定静安虑之实。则区区自诩诩人，负君多矣。

寄钱绪山

近得与龙溪兄聚处，尽觉旧习之非。此心未到精莹澄彻，种种识鉴运用，总是自私用智，总是浮饰。始信静专动直、静翕动辟心体，本是如此。未能充实，必无光辉，分毫假借不得。

寄刘晴川

某近来始觉从前学力疏缪，种种作用，尽非精实。一切私邪，往往弄奇作怪。视世之不学者虽念有粗细，转念有迟疾，其为未得真根真种则一而已。向时以为功夫未熟所，所自今观之，根种不真，纵粪多力勤，终为粪稗。直须洗骨涤髓，庶复天元一气耳。

答友人问 朋侪中莫不知有致良知之学，然须识取良知着落，则致知功夫始更精切，不然，未免搀和兼搭，只到门外，不到门内也。……学者往往识取未真……。

答洪峻之

致知之说，近来讲论益详，然见解不可以为真知，揣料不可以为实际。一切俗情斩截不净，良知未到圆融莹彻、未能自快自足，而徒于一事之间、一隙之明，以为物格知至，其为自欺，大矣。

二

夫临深履薄，真是生死所关，一步蹉跌，便丧身失命，故不待强其心以戒惧而自有不容已者，志切故也。今学者视其心之得丧，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？则其从事于戒惧，亦未免或作或辍，乍断乍续。……志不切故也。

卷之二 书（嘉靖戊戌至乙巳）

答张绍中

夫学莫大于真切恳到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，真切恳到故也；朝闻道夕死可矣，真切恳到故也。悠悠虚度，言行不相顾，表里不如一，则不能真切恳到之为病耳。……只真切恳到致其良知，则自然弘毅，足以胜重任而远到矣。

卷之三

答张维时

一真一切真。此虽佛氏语，然圣学亦不能外也。志向真伪，毫厘之际。精一不二，则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无不在我。种种外慕，只是不真。一真则万伪消除矣。

答陈盘溪

良知二字，朋友讲说日精，求其真实扩充、尽释尘累、真得赤子未有学问思索见解知识以前纯一无伪之心，亦未见有承当得起者。

答友人问

无自欺三字，是心学真诀。吾辈正坐自欺耳。

答朱芝山

良知即是独知，显浅易知，简易易从。盖虽童稚愚蒙，独知未尝不明。虽放僻邪侈，独知未尝不良；虽昏迷蔽昧，独知未尝可以自欺。……慎其独知，日精日明，五常百行，皆由此出。苟自欺自迷，则旦昼所为，牴之反复，虽其事亲从兄，亦义袭而已矣。故学问之道，唯此知最真最近，不假强为，不待远取，上智下愚，皆可持循。吾兄犹谓无下手得力处，何耶？

答李古原

夫道，由之而后知，知之而后言。臆而知之，臆而言之，则于己于人皆不足以达道。

答孙蒙泉

说到此，须造到此，始是修辞立诚。不然总是虚见虚谈，无益于学。

答王鲤塘

夫不从躯壳起念，虽富贵功名，何者非道；从躯壳起念，虽道德仁义，何者非私！

答友人问

良知之学，相传浸久。习其说，不既其实。知字或未有的确，若之何致之？盖孟子良知，征诸孩提，言赤子之心也。吾人为赤子时，意虑不作，欲习未染，爱敬中出，是非内明，不由学问，匪涉思为。……博学学此，力行行此。问此辨此，思此得此。

寄黄久庵

道有本，德有基。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基本不立，种种修为，尽是胜心浮气、私智小慧。

答王蒙泉太守

良知之灵，于义利公私诚伪，分毫不可欺蔽。某尝谓，无功利之心，则通体是义，出义则入利矣；一体万物，则通体是公，出公则入私矣；不失赤子之心，则通体是诚，稍有起作，即入于伪矣。

答戚补之

象山先生分别学者之病有二种，一是情欲，一是意见。吾侪以情欲未了之心，而又文之以意见，则二病兼受之矣。然意见作障，亦只是情欲未了。三凡私意甚微处却甚真，却是圣凡大界限。然须从根本究竟始得。昔人谓齐得丧、一生死者，言得丧死生皆循其良知耳。良知本体，生亦自爱，死亦自恶；得亦自喜，失亦自恶。皆其虚灵之因应变化，如太空浮云，起灭无碍，即是死生得丧处之一也。今俗人以死生得丧为心，固有所著，然以齐死生得丧为心者，亦是从死生得丧上发心，亦有所著。有著即是作好作恶，即是凡情。惟循其良知，无所倚著，即是真好真恶，即是王道，即是天则。

寄萧文奎

夫学以性命为宗，然性也有命，君子不谓性；命也有性，君子不谓命。何则？天人一体，性命无二。谓性者，以强力必致为功，故不足以知天而尽性；谓命者，以纵任无作为贤，故不足以知人而至命。凡此各有所倚，未免二之。意见为蔽，迷本丧真矣。昔子思语尽性而察鸢鱼、推鬼神，阐隐微之旨，盖言命也。孟子语知命而远岩墙、避桎梏，立顺受之教，盖言性也。道不可以智求，理不可无心得。故君子无所不尽其心，而未尝有所容心，所以顺性命之理，通神明之德，岂容分毫倚著？遂将千里谬迷矣。

答吴苏山 世情遮迷，犹易警发，意识衬贴，卒难破除。因思吾侪虽与后来诸友精粗浅深稍有不同，然不免落此二病。其为不彻悟良知则一而已。良知不得彻悟，纵有格致功夫，终是影响。

答周良卿

良知在人，无有提而不悟、呼而不醒者。然须真有为圣人之志，直截将有识以来种种习气彻底勘破，全体放下，则赤子之心，本自光明莹彻，本自充拓变化，如日中天，如水行地，真不假知识凑泊、意气帮助者。

答陈明水

学无巧法，惟是此心当体即真，纤尘不染，不由解悟，不待思为，真如赤子之初，然后种种色色莫非真觉，莫非实用。

答彭云根

人心虚灵，虽小人闲居为不善者，与圣人同然。涵养扩充，不以欲蔽，使虚灵之用火燃泉达，足以保四海，则君子之所以克念作圣者也。……愿静观默识，姑置古人种种议论，如生在未有文字以前，直从自心虚灵独知处涵养扩充，以得其炯然不可欺、勃然不可已者，则凡荀程欧子之言，其精纯者，皆发吾心所自有，而其疵驳者，亦足以知其受病之所自，以为内省之助，此固古人多识畜德之道。

寄李汝贞

儒佛之辨，不必急急于此，而彼之言说近吾儒者，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异，要在念念不欺良知，自强不息，到得精义入神，则千古是非，只在目前，毫厘仿佛，如见黑白矣。不然，流入意见想象，终无自得也。

寄贡玄略

致知之学，本自简易明切，但吾党未能毋自欺、未能恒自谦耳。事事谦于知之谓格，是谓知本；念念不欺其知之谓诚，即是无念。人已本末、主宰流行，本非二事。

答郭平川 性有七情，欲居一焉。欲也者，性之情、天之理也。循天之理，是谓道心惟微；动于意必，至于不节而纵，是谓人心惟危。危微之几，如水涌为波，波平为水，间不容发。窒欲者，警省戒惧，窒其意必之萌，以不至于纵而无节，致知之学也。

卷四 书（嘉靖丙午至辛亥）

答王耦斋二

体用一原，显微无间。非时寂时感而有未感以前别为未发之时。盖虽诸念悉泯而兢业中存，即惧意也，即发也；虽忧患不作，而恬静自如，即乐意也，即发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盖即喜怒哀乐之发而指其有未发者，犹之曰视听之未发谓之聪明，聪明岂与视听为对而各一其时乎？

寄聂双江三

夫良知者，常寂常感，常应常廓，然未能寂然，则其感必不通；未能廓然大公，则其应必不顺。故致知之功，致其常寂之感，非离感以求寂也；致其大公之应，非无所应以为寂然也。盖即喜怒哀乐而求其未发之中，念念必有事焉，而莫非行其所无事，时时见在，刻刻完满，非有未发以前未临事底一段境界、一种功夫，免得临事揣摩，入于义袭者也。夫念念有事，毋自欺而恒自谦，即是集义，即是致和，即是致中。故曰中也者和也，中节也，一也，二之则所谓未发者或近于二氏之虚静，其发而临事，或未免以揣摩义袭为感通顺应而不自觉，亦势有必至者矣。……

来教云……虚灵是体，知觉是用，……此是周程正法眼藏，可容以所知所觉混能知能觉也耶？夫知觉一而已，常虚常灵，不动于欲。欲动而知觉始失其虚灵者。虚灵有时失，而知觉未尝无，似不可混而一。然未有无知觉之虚灵，……此皆后儒有此两字而为之分疏云耳。若求其实而质以古圣之说，则知之一字足矣，不必言虚与灵，而虚灵在其中。……盖心惟一知，知惟一念，一念之知彻首彻尾，常动常静，本无内外，本无彼此，焉有虚而后灵与夫能知所知种种分别也。凡种种分别者，盖未免因数字之义，依文生解，展转附会

，非从一念之知彻底直透……周子立无欲之旨，动静皆无欲也。程子所谓无事，盖情顺万事而无情，内外两忘而澄然无事者也。有动静内外之分，则用功未免有取有舍，有先后，虽未必是内非外，然要之未能两忘则一而已。

来教又谓，以能知觉为良，则格物是功效；以所知觉为良，是宜以格物为功夫。此执事自谓推见先师之意而不尽同其说者。然恐未然也。夫知以事为体，事以知为则。事不能皆循其知，则知不能皆极其至，故致知在格物，格物以致知，然后为全功。后世以格物为功者，既入于揣摩义袭而不知有致知之物；以致知为功者，又近于圆觉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，及其宛转凑补，斐然成章，愈习愈熟，去道愈远矣。故格物致知之学，既不失于揣摩，而亦不失于空虚，此先师所以发千圣之秘旨者也。

答阎启明三

君子随其所居之位，事事物物循其是非之知，毋自欺而求自谦，所是必为，所非必不为，果断缜密，无所不尽，故物格而知至。此知是心之明德，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。知常不欺，即是天理流行，于事事物物以达之天下，即是明德明于天下。……先明诸心，然后力行，伊川先生此语意亦未莹。明道先生谓，明得尽，滓渣便浑化，却与天地同体。然则，不力行者，岂得谓明诸心乎？

答陆主政子翼

知也者，自知之明，视听言动之非礼、喜怒哀乐之不中节，一切善与不善，诚密察而不自欺，则莫不知之，所谓物之则也。

答王新甫

夫自觉则不待强，不能强，则觉未真切也。……夫官不可以求暇也。民未遂其生，与未复其本心，何啻水火之焚溺！治民者，将以救焚拯溺也，乌得厌烦？厌烦求静，得非救焚拯溺之心有所未切乎？……夫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；孔孟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今语人以尧舜孔子，或不敢当。若语人以爱亲敬兄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又何不敢当之有？

答周以介

夫性一而已，恶得有二？然危者为人心，微者为道心。危微之几，如水涌为波，波平为水，间不容发，则亦不可以其本一而不精察其所以二者而致之一也。

答孙宗禹

凡毁誉之来，皆益以感动其心，曰，是告我以过而导我于善者，益省其所未至而不敢足乎其所已能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之学，正己而不求诸人者如此。

答毛伯祥沈惟顺

人之身心，自朝至暮，视听言动之感应、喜怒好恶之酬酢，或作或止，无非事物。然念有善不善，故事物有格不格，而独知昭然，不可欺也。

答陈履旋 周子云，无欲故静。今有意求静，欲也，厌烦又欲也，勉强顺俗又欲也，心恶得而静哉？

答冯州守

良知不由闻见而有，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。……良知闻见本不可得而二也。……几微之间，一毫不以自欺，则洒扫应对，便可到圣人事，而况读书作文？苟自欺其独知，不尽其本然之善，则虽一匡天下，民受其赐，犹不得谓之仁义，不得谓之学，而况今之读书作文，以功利为心者乎？……身心功夫，一真俱真，一得俱得。若不于功夫上求实际，而于文义上求分晓，则将有无穷可疑，而辨之虽明，亦无分毫于己者矣。……人惟一心，心惟一念。一念之中，明觉精察之谓知，真切恳到之谓行。知不能真切恳到，是知而不行。知而不行即是病，即不得谓之知。行不能明觉精察，是行而不知。行而不知即是病，即不得谓之行。故心之知行本一，而人之不能一者，失其本心者也。

……非若后世以读书考古为知，以应事接物为行，判然二事而欲合之一也。惟慎其独知，念念毋自欺而恒自谦，则知行无不合一者矣。……良知即是独知。独知非闲居独处之谓也。静亦此知，动亦此知，虽稠人广众中视听言动、喜怒哀乐，纷交错应，而此知之明，是是非非毫发不能自欺，即此是独，即此是良知本体。从慎独不自欺处发用，即是良知发用，即是天理物则。虽至于勉强困衡，亦不为造作安排。

答翁东崖

所论庄生齐物，要亦近吾儒见大心泰之旨。惟其纵恣脱略，不知致知格物之实，故未免于有蔽。

答贡玄略

学问功夫，唯当于知上理会。此一点灵明，即性命之理，万化之原。此处不欺，即种种皆真；此处一欺，即种种皆假。

卷五 书（嘉靖辛亥至甲寅）

答殷时训

夫万物皆备于我，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则者非他也，良知是是非非，其则不远。

答梅纯甫

夫守法信度，节用爱人，必不心翼翼而后能与斯民和平安静，非自致其喜怒哀乐之中和，不足以及此。此正格物致知之实学。

答沈思畏侍御

古之欲明明德者，其志意诚切，真如恶恶臭好好色，故虽用力困勉，人一己百、人十己千，皆心之所自慊，未尝费力。故凡费力撑支，只是此志未能诚切之故。费力撑支其病小，所以费力由未能诚切，其病大，最宜精察。

二

天理即是良知，良知即是独知。独知不欺心、常惺惺之谓敬。独知惺惺、私欲不杂之谓一。凡读书作文，专心致志，独知惺惺，更无私欲之杂，是为格物致知。稍惺惺，私意萌动，乃是逐物，乃是有所著而蔽其知。非专心致志便为逐物也。

.....来书云，良知心之本体，处事之就度规矩，达之天下，更古今而不易者也。宠于日用间亦只凭此作主，然其所为之事，有昨以为是，今则觉其为非；己以为是，因人讲论则又以为非者。若谓或为毁誉得失之念所蔽，则如迎送宾客、发落事务细行小事，其得丧毁誉亦无上念，然亦有见得前后不同者，何也？又如一事自见未尝，必须考证讲求，然后停妥，则良知犹有不足，乃待于外面帮补耶？且伯夷伊尹柳下惠已造圣人之域，良知岂不能全？却各见一偏者，何也？（答）良知无方无体，变动不居，故有昨以为是而今觉其非，有己以为是而因人觉其为非，亦有自见未当，必考证讲求而后停妥，皆良知自然如此，故致知亦当如此，然一念良知彻头彻尾，本无今昨愉外之分也。

.....（诸圣）虽未纯乎天道，然不害其为圣，然不得为纯乎天道之圣。假之以年，功深力到，则亦纯乎天道也。

来书云，克己功夫，必拔欲根，方为实学。是矣，然自有此身，则有此根。故佛老之学因其根之难拔，将一切人事俱从断灭。今圣贤之学，正要人事上用功，则饮食男女俱不可去者。既为此事，欲拔此根，则实不能也。如何则可？（答）要去此欲之根，便将此事断灭，.....恐未必如此。欲亦是七情之一。循良知，则为性之欲；不循良知，则为私欲。如饥欲食，渴欲饮，良知之本然也。甘食甘饮，则动于气而不循其良知矣。故拔去欲根，在致良知，而不动于气，其要只在慎独。

来书云，.....事物纷扰，不免挠乱。纵使用心省察，亦不能虚明平妥。且如临深蹈险，或意外变故，心即不免惊动，必是强制。虽则强制，亦难安稳。况强制又非致知之道耶？若曰死生得丧俱有定命，何必如此，则又自为解说，自生枝节，非良知本体。不知何如而后可？（答）良知有不思不虑时，亦自有千思万虑时。但千思万虑，而此心是是非非文理密察。察则纷扰亦是精明灵爽，亦是虚明平妥。.....

来书云，.....不知好善恶恶如何能如好好色恶恶臭之不费力也。（答）用力与费力，恳切与迫切，相去只毫厘之间。.....此等处，良知一一明白

，则自了然矣。

来书云，……孔子假我数年，卒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。……圣人心与造化为一，其无过固不待学易而后能。然学者欲寡其过，不在此心天理人欲上用功，如何学易便能寡得？……

答项瓯东

……程门论格物，有谓物物致察，宛转归己。如察天行以自强，察地势以厚德。来教正亦想似。然物在彼而格在我，犹有彼此之分也。夫意用仰观，则仰观为一物，意用于俯察，则俯察为一物。同一观察也，而用心不。有卤莽灭裂者，有沉溺倚着者，有以尽职业者，有以谋功利者，有以为暴者，有以御暴者，有如来教反身以修德者。盖敬怠善恶异。而格与不格由分。其心之独知，有昭然不可掩者。即观察之事而格之，主敬胜怠，改恶从善，正其不正，以尽其当然之则，然后知至而意诚，是观天察地亦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学。

……意用于播谷种树、芟草斩木，则播谷种树、芟草斩木为一物，即播种芟斩之物而格之，则草木之荣瘁开落、始终本末，一一用心讲究，以尽吾播种芟斩当然之则，然后吾之知始自谦而意无不诚。如此则讲究草木，亦是诚意正心之功，非不求于内而求于外、不求诸心而求诸物者。盖所主不同，作用自别。推而至于士之读书作文、商之通功易事、仕之事君治民、童之洒扫应对，莫不皆然。

来教云，若指物字为视听言动，便属身字，若指为喜怒哀乐，便属意字，指为身之所以接乎天下国家者，便属知字矣。（答）身心意知物，虽各有所指，其实一好恶而已矣。……名言虽殊，实体无二。若泥名执言，则无由得其实矣。

来教谓，……盖学问宗旨在先德行而后文艺，学问工夫必先讲学而后自修。（答）……夫圣人之学，精一于人心道心而已矣。故必一念之中发强刚毅足以有执，文理密察足以有别，乃为知行合一之功。夫执事与人必有讲论，必有文艺。讲论文艺亦必与人。盖莫非吾心视听言动之用，而岂有知行之分哉？惟讲论文艺时，吾之用心或纯乎道，或杂以人，必于二者之间致其发强刚毅、文理密察知行合一之功，然后讲论之物格，讲论文艺之知致，然后念念精而不杂，一而不二，意诚心正而身修。如此，则文艺亦即是德行，讲论亦即是自修。不然，则未免于二之，非精一之学矣。

来教谓，……中庸、如何却举好学而归之智，举力行而归之仁也？

答聂双江

……非即其事而格之，则亦无以致其知。故致知者，诚意之本也，格物者，致知之实也。不事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，谓之支；不务于格物而徒以诚意

者，谓之虚。……知觉固是发，然非别有未发；固未必皆良，然良知亦不外于知觉。知觉之无欲者，即良知也，未发之中也。……未发非时也，言乎知之体也。……即喜怒哀乐之发，而有未发者在，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。……故心无时而不知，知无时而不发，发而过焉、不及焉，其独知必不慊矣。……不可以动静分分者也。……以知觉为已发，以良知为未发，以发上用功为安排，以未发用功为涵养，却似微分动静，幸更察之。……盖考亭分心与理为二，以主敬为静养，为存心，以讲究思索为格物致知，为穷理，以诚意正心修身为反躬实践，为力行，其本原功夫已自不同……以发与未发为二，亦非所谓一原无间者也。盖先师之所默契往圣而异于诸儒者，正在于此。……独知其本体也，慎独其功夫也，中和则其效验也。……以为未发不可浅言也，必若所谓寂然不动、无声无臭云者而后谓之本体……凿之使深……遂使圣门明白不易之学，反成晦僻难晓。故先师于答问中发其义曰，良知即是未发之中，正欲人知致知即是致中，破前此深求之蔽，易为通晓。……念念慎其独知，文理密察，无自欺而求自慊。纵令清诣深造，亦只是于独知精诣深造。……此盖愚不肖可以与知与能，而圣人所不能尽者矣。……来教谓，定体炯然在中，寂然不动而万化攸基。此是涵养所得，非若空想虚谈者，乃略不言及感通，却是专主静养，鄙意微有未协耳。……内外两忘，不见有炯然之体，则真炯然矣，允执厥中矣。……居处执事与人，何处无视听言动，何处无喜怒哀乐，何处非格物致知，何处非存养未发之中也？……自大贤以下，学固未必尽是，不善固未必尽知，过固未必能尽见而内自讼。……

二

来教谓，良知本寂，感于物而后有知，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。心主乎内，应乎外，而后有外，不可以其外应者为心，而遂逐外以求心。故学问之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，使之寂而常定，则感无不通，外无不该，动静无不制。譬之鉴悬于此，而物来自照，此谓无内外动静而一之者也。是非愚之见也，先师云，良知是未发之中，寂然大公的本体，便自能感而遂通，便自能物来顺应。又云祛除思虑，令此心光光地，便是未发之中，便是寂然不动。（答）……心之良知，无间可息，惟动于欲，而后不良。不良知为不寂、不通、不虚、不灵、不中、不和。精一其知，不动于欲，斯复其良。良者为寂为通为虚为灵为中为和。……师以思虑无邪，光光是心之本体，为中为寂为公。尊教以祛除思虑，心光光地为中为寂为公。然既曰心光光地，则有光光地之心。有心则必有知，则中寂不得为无知，知非感物而后有矣。师尝云，无有作好作恶，方是心之本体，有所忿 好乐，则不得其正。……则中不

当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矣。师答汪石潭书谓，君子之学，因用以求体，谓非别有寂然不动、静而存养之时，谓且于动上加功，勿使间断。动无不和，即静无不中，而所谓寂然不动之体当自知之。此可见致中功夫不离乎喜怒哀乐，而所谓中产和出者，体用一原，非若标本源委，有彼此之可言也。来教谓，某良知感应变化之说，似以源泉为江淮河汉之所出，然非江淮河汉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源泉者，此非鄙人意也。夫源委与体用稍异。谓源者委所从出可也，谓非委则无以见源，源岂待委而而后见乎？盖源与委犹二也。若夫知之感应变化，则体之用，感应变化之知，则用之体。犹水之流，流之水，水外无流，流外无水，非若源水委委之源，源外无委，委外无源，首尾相资而非体用无间者也。

.....性之七情，更互而发。无一刻无性，则无一刻无情，无一刻非发。.....故未发言其体，发言其用，其实一知也。此知无形无声，故谓之不睹不闻，非他人所与，而各各自知，故谓之独。.....

来教云，归寂之功，本无间动静，而动静一以归寂为主。.....寂而感者，是从规矩出方圆也，安有所谓过与不及哉？.....今不求天则于规矩，而即方圆以求之，宜其傅愈讹而失愈远也。（答）.....杂念不作，闲静虚融者，知之静，盖感于静境而静应也；思虑变化，纷纭交错者，知而动，盖感于动境而动应也。.....精明不欺于五官为用不用之时，是为格静之物，大学所谓瑟 恂 ，中庸所谓斋明者也；精明不欺于五官并用之时，是为格动之物，大学所谓赫喧威仪，中庸所谓非礼不动者也。盖动静皆有事，皆即此知之感应变化而用其精明不欺之功，格物以致知也。规矩方圆之喻诚然，.....然此喻犹未也，规矩方圆有彼此者也。方圆有时乎不为，规矩有时乎不用也。若知之感应变化，如水之流，.....无彼无此，无时不然者也。

答贺龙冈

良知本虚，致知即是致虚。真实而无一毫邪妄自欺者。致虚之功也。故格物致知，由至虚至灵皆我固有。若有见于虚而求之，恐或离却事物安排一个虚的自体，以为良知本来如是，事事物物皆从中流出，习久得效，反成障蔽。程子谓，横渠言清虚一大，使人向别处走，此亦不可不精察也。

凡事讨求格子，固是舍本求末，然心之良知怵惕必于入井，惭愤必于呼蹴，恭敬必于宾祭，虽屡变而不乱，至于凡事，莫不皆然。谓之有格子，可也。所谓有物有则者也。然变易无常.....谓之无定格子可也，所谓无方无体者也。

夫动静有无，亦是良知变易之名。纷然而错扰者，良知之动而有，然未尝增也；凝然而专一者，良知之静而无，然未尝灭也。.....有见于动静，则动时无静，静时无动，物则不通者也；有悟于良知，则常动常静，而无动无静

，神妙万物者也。……

夫良知本自知爱，本自知敬，然必扩而充之，然后能火燃泉达。故自本体而言，平坦之好恶、小人之厌然，何尝不浑成？自扩充而言，则尧之兢兢，舜之业业，何尝无功夫？不用功夫，即昏即放，所谓浑成者安在？然离却浑成则亦何从而用其功也？

答曾双溪二

来教谓，尝闻先师有云，不睹不闻是良知的本体，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夫，学者常睹其所不睹，常闻其所不闻，始有着落。……先师有云，本体要虚，功夫要实。……近时同志有谓良知是虚，格物是实，虚实相生，天则乃见，似以良知、格物、天则分为三事。……事当冗剧，亦容有照管未到处。……由功夫不能常用，是以良知未得纯一耳。、（答）……语虽未莹，然其意本谓用格物致知功夫，则良知日精日莹，似未尝分为三事。……冗剧照管不到，只是不照管，未有照管不到者。

卷之六 家书抄

四癸巳八月朔日

凡事奇特不足贵，惟此心平实有恒为难能也。

八甲午闰二月七日

王文正公有傲弟，不可驯。一日公归自外，适其弟尽碎酒缸于庭，酒流满地。公摄衣循无酒处徐步而入，竟不复言。韩忠献公与欧曾诸公同在政府，每议事，二公至厉声相攻，不可解。公一切不问，俟其气定，徐以一言可否之。二公皆伏，事无不济。此最可为处昆弟乡族之道。若哓哓揭揭，辨己之是，折人之非，所谓以善服人，人未有能服者。……宋景文公论治民云，吾与之生，故能为吾死；吾与之乐，故能为吾忧。吾常谓，御僮仆、处乡邻莫不皆然。……四邻皆火，不及吾家，诚可坚为善之志，睦宗恤邻，亦不可后矣。

十一甲午十一月十二日

府县及乡士夫一切庆问之礼不可废，此非以为媚。府县吾父母官也，乡士夫吾斯文骨肉也，于此不用其情，恶乎用其情？但近世欲以此为干求之资，故不事干求者，遂并其礼而废之。夫我不加礼于人，往往不自觉；人不加礼于我，我心若之何哉？此强恕而行之道。……他人过失丑恶，一切不可形之于口，即此便是天下归仁气象。……情爱贵厚，检责贵薄。

十三乙未正月二十四日

闻家中与某颇有芥蒂，此大不可。凡有情于我者，当记善忘过，可以全交。或一言不合、一事不称意，而遂相忤，此岂有忍有容之道？

十五乙未七月二十三日

民贫盗起，虽富足之家，其能独利？吾家今岁租入，须消减时价糴之，以惠乡族，贷者可轻其息。佛经以得遇贫乞为幸，谓舍此无由种福田，亦善喻也。凡处人处事……苟以富贵为心，则全体先蔽。

十七乙未十月十六日

前书云云，此等事只随时应酬，不必营营。无百年不死之人，无数世不贫之家。但据见在尽其有事，使后人有所赖而为善耳。

十八丙申二月十七日

家业渐殷，须痛戒种种热闹，甘忍恬淡寂寞，非必强为于外，直从心体洗得恬淡滋味，乃能有常。不然，则自谓高贤，犹不免为俗人。古之称圣人，必曰饭糗茹草，若将络身；必曰遁世不见知而不悔。得此滋味，则虽衣鼓琴，荣华显盛，有之而不与，居之而不染，亦不失其为恬淡寂寞者也。

卷之八 记

集义堂记

义者性之德，非自外也。心之良知之谓性，成性存存之谓德。动不拂性，谦于其心之谓义。……告子之徒离义言性，而曰性无善无不善也；离心言义，而曰义外也，非内也。曰彼长而我长之，非有长于我心，犹彼白而我白之，从其白于外也。……盖告子自以其道为至，将以易天下，谓圣人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老安少怀，物各付物者，亦若此耳。……当是时，佛未入于中国。然其言真性空寂，非善不善，诸相无性，缘生为幻，不假修证，顿契真如者，与告子实相表里。故予尝谓，中国之佛学，自告子既萌之芽。……盖告子之学，究心性命，志于深造自得，非若耽耽于富贵爵禄、见利忘义、以性命为无益者也。意见之蔽，卒叛儒归佛，而其流之祸，儒者以为烈于洪水猛兽，则道术小差，恶可以为细故而莫之辨者！故学之不讲，孔子以为忧，况殉利弃义、谓性无益、谓身不能、谓不学无伤，祸将何所不至耶？

卷之九 杂著

从叔格庵先生别言

致其良知，则无适而非学。不然，非周公孔孟之学也。……良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故见人之善，若得其所欲而爱护之也；人之不善，若疾痛在躬而抚摩之也。……故滂者必视天下无物非我，无人不可入于善，然后为致其良知。……夫道者性也，人之良知也。率之而喜怒哀乐达，故曰达道。是故易知也，易人也。远良知以为道，则难。

赠徐远卿

言政者，必曰才智，才智末也。致其良知，故民一身，天下一家。是故痛思摩，痒思搔，疾思药，饥寒思衣食，劳思逸，忧思释，乐思达，淫思节，田

畴思易，垣墙思固，外侮寇攘思御，是故才智罔不周。

答董兆时问

学者能依着见成良知，即无过中失正，苟过中失正，即是不曾依着见成良知。……大杖则走，可以施于必欲杀子之父，而不必施于爱子之亲；可以施于父盛怒之际，而不必施于亲微怒之时。此等因应变化，良知自能知得。……此心所谓非思而得，非勉而中，天理之自然者也。只是人不能一一依着耳。……良知固能知古今事变，然非必知古今事变而后谓之良知。孔子曰或生而在之，生而在之者，非能生而知古今事变者也，生而无私意蔽其良知而已。夫生知者，以其生而无私意而不蔽其良知，则学知者，亦惟学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，困知者亦惟困心困力，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。……夫学问思辨之功，求以不蔽其良知，则虽未纯乎良知，然蔽渐去而知渐复矣。

徐任夫赠言

学莫大于主静，非虚静之谓也。无欲之谓真静，声色臭味、富贵声利种种世情不作于意，故其止也廓然无体，其出之也，根心生色，如草木之畅茂，如机械之发，不假造作，是谓动静无心。

赠钟生贵

独知也者，良知也。慎之也者，毋自欺、求自谦以致乎其至者也。虽小人放僻邪侈，无所不至，其掩恶饰善，若无所容。良知之不可已者如此。故小人而能慎其独知，则知至意诚，可以进于圣贤；君子不慎其独知，则牾之反复，将不远于禽兽。

樊存智明卿字说

良知人所固有，是故莫不好仁而恶贼，贵义而贱利，荣忠信而鄙诈佞，崇恭敬而耻傲惰，尚孝慈而羞狠戾。其见之行事，得其所好而所恶者不加其身，则其心泰然矣；失其所好而所恶者躬自蹈之，则其心歉然厌然矣。夫良知本明也，而至于躬蹈其所恶，欲蔽之耳。然未免于歉且厌者，则其明曷尝遂息？……然则，虽小人之良知，亦未尝不存，惟有以蔽之而无以致其明，虽有存焉者寡矣。君子之良知，亦不能无蔽，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，虽有不存焉者寡矣。慎其独知而罔有所欺；充其所恶而勿施于人；改其所歉而求快于己，明之之功也。及其渣滓浑化而明著动变，我固有之，岂待于外哉？

听鹤对

听鹤先生过南野子讲德既退，客有问者曰，王君何规规焉惟鹤之听？……南野子曰，客何王君之讶也？昔者孔子叹逝川，子思子咏鸢鱼，岂规规于川与鱼？道匪外至，学贵神悟。感于所遇，会心焉耳矣。故触目皆川，触目皆鸢鱼。然则，谓王君所听无非鹤也，不可乎？……心不可有也，而亦弗

沦于无。……知此，则知听鹤之心。

王汝文赠言

事事致其良知而政理矣。当官之道，曰清慎勤；理刑之要，曰中正、明达、果断。凡人有不致其良知而能清能慎能勤者乎？有致其良知而不中正、不明达、不果断者乎？汝文往哉，其以学为政，予且因政以观子之学。

赠张德卿守雅州

政与学有二乎哉？学也者，尽其亲亲仁民爱物之心者也，政也者，行其亲亲仁民爱物之事者也。未有无其心而有其事，亦未有不行其政而能尽其心者。

策（庚戌会试程文）

性贵尽也，非贵言也。其言之者，示人尽之之功也。言贵行也，不贵辨也，其辨之者，欲人之无惑也。……

夫一阴一阳之道，在天曰命，命之流行曰气，气之凝聚曰质，质之虚灵曰心，心之生理曰性，性之发动曰情，情之作止反复曰习，本末一原者也。性者习之体，习者性之用，性习而善恶分，习与性成而善恶不移、始同终异者也。故无不善者，性之常；习而后有不善，则逆其常者也。然为善斯谦，不善斯不谦。盖根诸心而不可欺者，未始易乎其常。孔子言性近习远，以至于上智下愚，此本末终始之别也。孟子承之，谓善端为固有，谓得之失之出于求舍，谓之倍蓰而无算，非才之罪，此明其顺逆常变者也。……杨朱无见于性之义，则取为我以为义，墨翟无见于性之仁，则兼爱以为仁。子莫无见于性之中，则执一以为中，告子之不动心、乡愿之德、许衍之无为，皆无见于性之本，故以其意见者为学而思以易天下……

孟子之论，所以距行、正人心者，其为实用，真足以比功禹周，非无益之空言也矣。后人又推所未备，将以辅行其说，乃以善归性，不善归气质，则信辨矣。然所之冲和偏胜也，质之刚柔明暗也，本天命之流行凝聚，继善而成性者也。故曰性相近，言其成性小异而皆善也，有不善者，习之所成，非气质之本然，孟子所谓弗思弗求者也。故又不可不慎其所习。习于善，虽柔且暗，善也；习为不善，虽刚且明，不善也。……后世徒见自幼而恶者，疑非习成，而又不可以污性，则推之于性习之间，曰此气质也云尔。盖徒知视听言动之习，而未知不视听言动之习也；知有心之习，而未知无心之习也。

居养之移气体，胎有教而子多才，此其渐习岂以心思耳目哉？知胎之教与居养之移、渐染之习，则自幼而恶者，皆成于习，而非天赋之一定，故无不可反而之善者。

……若曰气质所成也，则言非礼义与自谓不能者，且诿于天之困，而坚其自暴自弃之心，又何教之立哉？

卷之二十一 序

太宰龙湖张公之官南都

人之言曰，天下之患，莫大于民贫而为以为生，故治道莫先于富民。民富斯乐生而兴善，图永安而厌始祸。故可以亲上敌忾，而不可以为乱。言则似矣，而未探其本也。夫志定于上，斯风行于下。不疚其心，则无害于政。故好恶于人大矣，率性而无作，故循物而有恒。无作之政简以肃，故民有余力而无泰志，相劝于勤生节用之业；有恒之令舒以贞，故士忘畏忌而乐展布，恣行其奉法循理之志。如是而民富可几矣。斯道也，虽圣人复起，莫之能易。

李子守思南赠言

昔韩子刺潮、柳子刺柳，皆不鄙夷其民，而约之于法制，道之以礼义，故能流惠泽而垂令名。

三峰鲍先生擢江西大参

人或谓某，先生盖有深虑焉，曰江西生齿蕃而地产薄，丰岁犹仰邦以为足……夫政在养民，民不得其养，政之失也，能无虑虑乎？予闻而喜曰，先生忧民若此，吾邦之民可以无忧也已矣。闻之善制法者，不辟地而民阜；善作人者，不变法而政成；善兴化者，不易吏而心革。人有天性，好德畏法，其常也。惟慎其所以感之者。是故，帅以廉，则墨者畏；帅以仁，则暴者驯；帅以澹泊，则奢者俭；帅以正直，则媚者耻；帅以简静，则烦扰者息。故吏道清而兴厘之政可举。政理赋节，民安其条，各竭力任职，乐其生计，供其贡赋，虽至愚冥，岂好为奸欺，以冒法禁？必不然也。故曰，政有本，治有要，身修而百姓安矣。

送都谏罗君参政山东

富强，国之所务。然阜民而取其余，用之有节，斯国以民裕；用民而不问其不足，取之必盈，斯民以国病。此又务富强者之所宜省也。